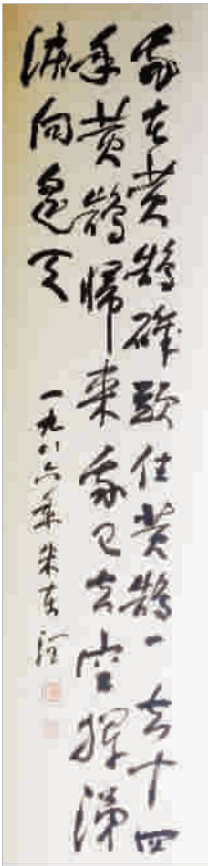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在黄鹄矶头住

◆ 陈鹏举



十几年前，潘九送我一幅字，朱东润先生的字：“我在黄鹄矶头住，黄鹄一去十四年。黄鹄归来我已去，空挥涕泪向遥天。”这字写得真是沉着痛快。浙东山居，窗外天青如洗，立轴才展开，突现几个字，就感觉心跳加快。确信无疑，这就是我一向在寻找的天地间一等的好字。

诗也好极。挥手目送，行云流水，弥漫着一股英雄气。朱东润在武汉大学执教十四年。十四年，这个读书人，过得很慷慨、很悲凉。在武汉的最后一年，他开始写他不朽的著作《张居正大传》。“苟利国家，生死以之”，读书人的怀抱，其中真有一些是以生死以之的。

朱东润是他父母第四个孩子，是他父母四十岁之后所生。我一直在想，男孩以后长成什么样，一定是和家庭有关的。眼前的世界大抵是男人的世界。见贤思齐。男孩要在世上获得进展，第一个超越的该是自己的父亲。如果还有兄长，要超越的就不止是父亲一人了。朱东润是有兄长的人，而且兄长还是报国的猛士。他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，他的心胸和气量就可以想见了。

孝悌恩爱，朱东润一辈子用心用肩担当着。而孝悌恩爱，化为大我，必然是精忠报国了。而这，更需要是一名真的猛士了。朱东润曾经投笔疾走，驱命讨袁，也曾经抛家别妇，奔赴国难。忠孝不能两全，说了许多代，只是说了分身的难。其实忠孝总是两全的。家国是一回事，忠孝也是一回事。

譬如朱东润，心之所向，无微不至。他写出了《张居正大传》，也写出了《李方舟传》。前一个是他对多难的故国，哭吐精诚。后一个是他对多难的妻子，倾情感佩。什么是大丈夫？到这里，我们明白：朱东润正是。

听说朱东润论到屈原，认为《离骚》不该是屈原写的。屈原那个时代，读书人爱的是泱泱华夏，匡扶的是整个天下，不会在乎某个国君，甚而是自己的贵胄血脉。即使这血脉牵连的是伟大的秦、楚。这个见解是极其深沉的。可以想见，朱东润周旋在自己的心绪里，中国的兴亡让他殚尽心力。多难兴邦，空挥涕泪，当年他读《离骚》，一定读得心痛欲裂。

再回到这字上来。黄鹄矶头，住了十四年，见不到黄鹄。黄鹄哪里去了？黄鹄究竟是什么？朱东润没说。他只是说，好可惜，来的时候，黄鹄不在。去了以后，黄鹄应该归来了吧？他用十四年的时间，等待着黄鹄，可他等不到。黄鹄不待见他。他只有空挥涕泪了。空挥涕泪，为着看不见黄鹄。黄鹄究竟是什么？让一个读书人，耗尽中年的心头，挥之不去。我想黄鹄，大概就是朱东润家国之念了。这首《黄鹄》诗，正是朱东润的《离骚》赋。这字，写在 1986 年，那时，他已九十岁。

在中国，选择做一个读书人，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，一生的忧患就开始了。在中国，黄鹄一样的和平、公正、幸福和安宁，指望不期而遇，是多么艰难。只是，中国的读书人，都会像朱东润那样，在黄鹄矶头住下，并且在那里埋下自己的心，等待黄鹄的到来。“我在黄鹄矶头住”。无论多少年，中国的读书人都会这样想、这样说、这样写：黄鹄不会杳然，黄鹄一定会到来。

风流人物

指挥是歌咏的灵魂

◆ 韦 泱

时下，市民文化节开展得如火如荼，尤其是遍布城乡各处的群众合唱活动，方兴未艾。一日，在旧书地摊上，我见到《歌咏指挥法》一书，立马下意识地抓在手上，怕被人抢了去似的。快速浏览一过，即刻“银货两讫”。旁边一起淘书的书友不解地问：“这音乐旧书，你也喜欢？”我笑而不答。

《歌咏指挥法》是一本教授如何指挥唱歌的书，著者林毅，上海波涛出版社出版于一九五二年五月。之后，由上海陆开记书店分别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与六月，印行了第二版与第三版，总印数达七千册。我淘得的即是第三版的本子。作者名不见经传，是一位普通的音乐工作者，长期下基层做群众音乐普及工作。他在《前言》里写道：“今天的工人音乐运动，单以上海来讲，它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单位了，它已经是数千人，甚至上万人的广大的队伍了。这是目前上海歌咏运动的主力军，也是建设新中国、新上海的柱石

……为了使工厂歌咏团能够自行解决些指挥上的问题，为了使爱好音乐想学指挥的工友们，以及愿意为新音乐努力的同志们解决学习指挥的问题”，作者撰写了这本书。他把书稿寄给了陈歌辛先生，陈当即审阅，并给作者寄出言辞恳切的回信，说：“我以为这本书对工厂歌团指挥提供了必要的知识。歌团正需要指挥者，指挥者正需要着学习指挥法，而你这本书就是符合这实际需要的，相信工人同志们自己会从你的书里选取所需要的东西，我祝歌声响一阵，生产长一寸。”陈歌辛这封信，作为该书的《代序》，印在了书的前面。

陈歌辛，上海南汇人。毕业于格致中学的他，早期曾随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学习音乐理论与作曲、指挥，后以教授音乐、创作歌曲为主。一九三五年，他创作了我国第一部音乐剧《西施》。他与黎锦光被誉为“歌仙”与“歌王”，成为当时中国流行乐坛两个杰出代

表。他谱曲的代表作《夜上海》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等，由周璇、李香兰演唱，风靡上海。他同时创作歌词，如《五月的风》等。陈歌辛有三子一女，长子即当今著名音乐家，曾以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誉满乐坛的陈钢先生。

当年，大音乐家陈歌辛不端大腕架子，对于一个无名小辈写的一本音乐通俗小册子，给予了悉心扶植和支持，可见他对高雅音乐普及的重视，对群众性音乐活动的热情肯定。

《歌咏指挥法》全书的特点，是结合实际，深入浅出，以书信的形式，用十二封信将有关歌咏指挥的知识，列为一个个小专题，像谈心聊天一样，层层讲解，每一专题有图示，有实例，后面还附有“练习”。如在“指挥动作的变化是为啥？”一节中，作者写道：“在全市的歌咏竞赛里，我看见有几个歌团的指挥为了要表现指挥的力量，用很大的动作，并未收到好的效果。歌曲速度快的时候，指挥动



作可以小一点，歌曲速度慢的时候，指挥的动作可以大一点。以这些变化动作来表现出歌曲的感情变化”。很专业的音乐知识，在他的笔下，化为通俗易懂的口语，娓娓道来，令人感到贴切和亲切。

联系当下上海，群众性的合唱活动遍布各街道社区、公园广场。可惜的是，书店里还找不到一种合唱指挥的通俗读物。合唱的灵魂是指挥，却很少有人会去关注他们。这本《歌咏指挥法》，使我浮想联翩，期待高雅音乐活动有更广的市民参与，获得更普及、更健康的推广与发展。

时尚多姿的烟缸

◆ 原野（上海）

我不抽烟，却收藏了不少烟缸。烟缸是盛烟灰、烟蒂的工具，产生于 19 世纪末。最初称为烟碟，以陶、瓷质为多见，也有以玻璃或金属等材料制作，其形状、大小不固定，但均有置烟的烟槽。不少烟缸除了具有实用价值之外，还是一种艺术品。多年来我收藏了几十件形态各异的烟缸，这里晒出几件时尚且有个性的与大家分享。

第 1 只（左起）陶瓷大烟斗。1973 年我进了外滩 23 号工作，由于距离近，我成了人民路“葛德和”的常客，凡新货一到，店里都会来电告知。这是我第一只收进的烟缸，酷似老红木板烟斗。从“模子”和“辰光”来说，可谓我烟缸中的“腕儿”了。

第 2 只高白釉小狐狸。是一只呈卧状的狐狸，身体与其尾巴围成烟缸。在身体和尾巴的连接处有一个烟槽，它造型别致、构思



精巧，我将它视作“白富美”，从未舍得让它干盛烟的差使。

第 3 只骨瓷大枫叶。它是外销瓷，造型是别致的红枫叶。它有 3 个烟槽，瓷质白，釉面光，颜色艳丽。我将它藏在柜中，通常情况下绝不会“露脸”。

第 4 只寿山石雕烟缸。是我 1999 年出差在福建南平购买的。工作完成后的空闲之际，根、石市场我是向往的地方。我在武夷山武夷宫花 50 元买下的这只寿山石雕烟缸，由荷叶和金龟子组成，寓意“和为贵”。

第 5 只白瓷小天鹅。它少说也有 20 年历史了。线条简洁流畅，天鹅低头俯视，安然游弋，一对翅膀中间夹着的尾羽，正好形成两个烟槽，且有焰烟的孔。它是普通的白瓷，比较实用。

第 6 只公仔石湾陶。2006 年购于华宝楼，一位老翁在大树边休憩的形态，树根上有 3 个烟槽。石湾陶艺植根于民间，每件作品充满着浑厚、质朴、率真的审美情趣。但陶瓷往往“碰不起”，容易“破相”，好看，但不实用。

第 7 只景泰蓝烟缸。2007

旧石兽“辟邪”

◆ 顾德惠



我珍藏的这件石兽，高 10 厘米，宽 8 厘米，从头至尾长约 20 厘米。揭开凸形上盖，可见下盖空壳内部凹形底面香灰遗痕。有人说此石兽名为貔貅，又名辟邪。石兽体壮，四足踏实，眼珠圆瞪，

密齿微露，嘴长须张，两角后仰，蓄势待发，威风凛凛。背负两子，有尾相交，后肢相接，呈现融融亲情。

上世纪 50 年代初，我父亲从海外回沪，携家人定居在“新城隍庙”一侧的延安东路 835 弄兴业里（现已改建为绿化地带）。一天，父亲带我去看望老邻居私营旧货店主“铁老板”，巧遇前来估价出售旧物的顾客是熟悉的同乡人。情面难却，“铁老板”将原定收购价增加了几元钱，又说：“两条狐狸毛皮好漂亮，可惜本店不经营皮货。”顾客摇摇头，认为收购价与其心理价位相差太远，遂将旧物包好，长叹一声，正欲离店，我的父亲叫住了他，转而探询旧物的话记不清了，大意是：古人制作石兽为吉祥物，用以辟邪、镇宅、招财、兴运；观此石兽应是有钱人

家老年人预置“寿材”作为身后入土的附带品，寓含了人们生前烧香祷告祈求——纳福发财、延年益寿之意；石兽造型奇巧，可用作“香炉”——背上八条缝隙可以透烟，也可以插香。不过，时代不同了，现在转卖此物无利可图。“铁老板”估价两样旧物合计可售多少钱……“如果情愿出此价助人一臂之力，当辟邪招财祈福吉利之物，也是不错。不过，花费超高价钱就不合算哉！”

父亲拉着我，同那人一起到淮海中路新旧皮货商店去，得知两条狐狸毛皮市场价大约可售近 40 元，高出那顾客期望值。来到街角，我的父亲表示愿意按照市场价计算另外再加些钱买下双“狐”和石兽，悄语：“零钱也不必找了，就算老乡一点心意吧！”那人得了不少钱，喜出望外。

我见父亲把两条狐狸毛皮给

了我的母亲，她原有一件狐皮长大衣，南方冬天又不太冷，所以就吧这一对双“狐”藏在樟木箱里，妥善保管，始终亮丽如初。1981 年，我的父母将双“狐”赠予来沪探亲的香港亲眷。飞机场出境行李检查人员说：“请出示所购狐皮发票。”何来发票？父母无奈，只好携双“狐”原物返沪。数年后，沪港来往环境更加宽松。我的两个堂妹各将一条狐皮当围巾使用，出“口”之时，检查人员看了看司空见惯的狐狸毛皮围巾，示意畅通无阻，双“狐”这才伴随两女同胞“飞”抵香港，圆了“千里送‘狐’毛，礼轻情意重”之梦。

相隔 50 多年，忆及当初父亲说旧石兽原是那位老同乡祖上的遗物，据此推算，旧石兽至少存有百余年矣！旧石兽保存完好，毫发无损。